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

童龙超 ◎ 著



人民出版社

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

童龙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卢 典
装帧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童龙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063-4

I. ①诗… II. ①童… III. ①歌词—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277 号

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

SHIGE YU YINYUE KUAJIE SHIYE ZHONG DE GECI YANJIU

童龙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203 千字

ISBN 978-7-01-016063-4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顾 问：黄蓉生 张卫国 崔延强 靳玉乐

主 编：吕 进

副主编：熊 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本益 段从学 江弱水 靳明全

蒋登科 李 震 梁笑梅 陆正兰

吕 进 王 珂 王 毅 向天渊

熊 辉 颜同林 张崇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10YJC751082）研究成果

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能歌的新诗——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10SKB19）研究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五四新诗与‘新音乐’歌曲”（SWU1309269）研究成果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引 言	001
第一章 诗乐对立中的歌词	013
第一节 歌词是一种口头艺术	015
第二节 歌词的广场特征	021
第二章 诗乐联系中的歌词	037
第一节 诗歌传播方式的转型	039
第二节 歌词的诗歌等级	044
第三章 诗乐结合中的歌词	068
第一节 诗乐结合的符号学基础	069
第二节 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	074
第四章 诗乐互动中的歌词	083
第一节 音乐怎样影响诗歌	084
第二节 诗歌怎样成为歌词	094
第五章 歌词的声乐形态	103
第一节 声乐展演与歌词的角色意识	104
第二节 歌词对诗歌的改编	119

第六章 歌词的诗乐二重性	136
第一节 对“同化原则”的反思	138
第二节 歌词的再现特征	152
第七章 歌词的文艺生态	164
第一节 歌曲版本的分类	165
第二节 有关《星光大道》节目	173
结 语	181
参考文献	183
本书后记	186
丛书后记	187

引言

歌词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一个有关客体对象的存在论问题，其实内在的，这是一个涉及主体歌词观的认识论问题。对研究者而言，不同的主体意识可能具有不同的认识论，而不同的认识论可能形成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概括来说，有如下几种观点：观点一强调歌词的独立性，说歌词就是歌词，既不是诗歌也不同于音乐，是一种可以自足的特殊的语言艺术或者文学样式。这种歌词观可能产生对歌词进行语言的分析、文体的把握，乃至歌词学理论建构的研究范式。观点二强调歌词的文学属性，把歌词归为诗歌，因为“诗歌”概念里有“歌”的位置，而且作为语言艺术，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语言意蕴，歌词与一般诗歌都难以截然分开，于是认为歌词属于诗歌的一个领域或分支。这种歌词观可能产生对歌词的语言技巧、情感、想象、意象、意蕴等方面进行诗性阐释的研究范式。观点三强调歌词的音乐属性，把歌词归为音乐，因为歌词存在于词曲结合的歌曲里，而歌曲艺术是对歌词怎样唱的一种声乐艺术。这种歌词观可能产生对歌词的语音特点、口头发声、声乐构成等方面进行音乐分析的研究范式。观点四强调歌词文学性和音乐性结合的双重属性，认为歌词属于音乐文学，是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或交叉。这种歌词观似乎较为全面稳妥，可能产生对歌词在文学和音乐两方面的属性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范式。观点五强调歌词的社会文化属性，认为歌曲艺术尤其是流行歌曲包括其歌词在内，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跟一般精英文化的类型不同，它适应时代、社会和大众的需要，并在其中进行生产、传播和接受，应该属于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范畴。这种歌词观把歌词视为一种文艺现象、文化现象甚至一种社会现象，从时代精神、大众心

理、思想倾向、审美风尚等方面予以现象把握或整体观照，由此产生的是对歌词进行文艺学的、文化学的甚至社会学的研究的范式。

应该说，以上几种歌词观的研究范式都从各自的特定视角深化了对歌词的认识，进而推动并建立了歌词研究的各个专门领域。但是，各种研究范式也有自身明显的不足。并不是说每一个具体研究要做到面面俱到、圆满成功，但是各自的视角和方法问题还是应该反思批判的。歌词当然就是歌词，歌词凭借它的文本立足，不可能脱离它的语言形式而存在，但是歌词文体跟一般纯文学和纯音乐不同，它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艺术样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门类，本身不足以完成独立的美学使命。它如果可以独立存在，那也是在学术的领域、认识的层次，是在去除了它的很多有机成分之后的思维分解。第一种歌词观的研究范式有滑向孤立、静止看问题的危险。如果注意到歌词的存在状态和生存空间，由歌词的文学属性和音乐属性延伸出去，那么便可以承认歌词或属于诗歌、或属于音乐这两种认识论以及建基于上的两种研究范式的合理性。但是，两种研究范式专守各自领域，都产生了对另一方面属性的遮蔽：诗学的研究忽视了它的音乐形态，音乐学的研究忽视了它的诗歌形态，其结果是都可能产生对歌词的很多误解。所以第二和第三种歌词观的研究范式具有偏于一极的片面性缺点。

第四种歌词观似乎克服了片面性的局限，表现出一定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公允，这一点也是本书歌词理论研究的一个立足点。但是，这种歌词观仍然具有机械思维、抽象把握的局限，其割裂了两种属性的内在机制和动态关系，而目前“音乐文学”的概念也缺少明确的内涵界定，从外延上对它的几种划定也具有游移性，或指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文学，或包括书写音乐内容的文学，或是包括歌曲、戏曲、歌剧等作品中各种文字在内的广义概念，或是仅指歌词即歌曲中的文字的狭义概念，等等。如果注意克服歌词研究的片面性，克服对歌词属性把握的机械性，超越歌词文本的语言局限，而把歌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予以整体性的综合研究，那么便可以承认歌词文化研究的合理性。但是，歌词研究又不能不回到歌词文本的本身，歌词的存在形态、语言特征、形式规范、艺术内涵等这些更为本质、内在的东西不能抹杀。更重要的，歌词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它在根本上是一种艺术形式，既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诗的，也有着音乐艺术的成分，是乐的，歌词内在的诗歌属性和音乐属性不能抹杀。第五种歌词观的研究范式具有概括泛化而不能具体

落实、游离外围而不能深入内部的缺点。歌词研究既要跳出歌词、跳出诗歌、跳出音乐，同时也要回归歌词、回到诗歌、回到音乐，在进行宏观的文化把握之外，也有必要以艺术为本位、以文本为中心，既专注于诗歌属性和音乐属性的艺术性维度，也置其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场域，在诗歌与音乐的跨学科视野中进行考察。

歌词在哪里？说在歌词语言本身但也不完全是，说在诗歌里但也不完全是，说在音乐中但也不完全是，说在社会文化中但也不完全是。歌词最基本的存在，其实是在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里，在诗歌与音乐的互动中，在诗歌与音乐的跨学科里。诗歌与音乐既是歌词赖以存在的语境，也是歌词得以发生、自身属性得以形成的源泉，而歌词文化也只能是立足于歌词本身形式而后才产生的。以贴近歌词本身的存在方式来看，歌词的内涵不可能依靠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歌词文本本身就能解释透彻，它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构建于诗歌与音乐的两维及其关系之中。研究唐声诗的学者任半塘说：“学者笃于所业，每每以专为精，以纯为正，守之欲严，甚至坚壁深堑，不与外谋，自赏自封，以小天地为满足。对于他体，排拒多而提挈。”^①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歌词的形成来源如何？表现形态如何？存在语境如何？内部特征如何？运动变化如何？价值功能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坚守于歌词的艺术本位，从诗歌与音乐跨学科的“关系”“互动”的视角最可能达到对歌词的深入认识，包括对其各种内部、外部关系的认识。

二

当代歌词界的乔羽、晓星、晨枫等多次呼吁，“歌词研究呼唤理论建设”。^②确实，在现代诗歌和现代音乐研究两方面，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中国现代歌词一百年来的创作成果非常丰富，且在当今表现出愈加繁荣的态势，然而有关歌词理论的研究是非常薄弱、贫乏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成绩很不相适应。因为其处于学科交叉

^① 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晨枫：《歌词研究呼唤理论建设》，载《诗学》（第一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48页。

或者学科边缘的位置，诗学界一是认为歌词达不到诗歌的诗性程度，对于诗歌来说仅是“诗余”，于是以专业精深的眼光把它排斥在正统诗歌之外，以诗歌评价的标准歌词不够研究资格；二则认为歌词生存于音乐，服务于音乐，对它的关注存在专业上的很多限制，歌词研究应该主要是音乐界的课题。而音乐学界从音乐的专业性出发，向来偏重技术研究而相对忽视人文研究；歌词固然是声乐艺术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重要性仍集中在语言的声音层面，造成以演唱的技术要求从声学、发声学、音韵学等方面对它的关注较多；尽管也不排除对歌词文学性的一些论述，但大都非常概括和一般化，仅如“诗化的凝练美”“诗化的口语美”“诗化的形象美”“诗化的抒情美”之类。对于歌词的人文内涵、精致的诗性要求、思想情感的深度、语言艺术的独特等，音乐领域并不是特别重视，认为那应该是诗歌界的课题。所以一直以来，学术界包括诗学界和音乐学界对歌词的兴趣都不大，今日歌词研究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运用跨专业的知识以跨学科的视角对歌词进行研究就更是少见了。

不过，歌词研究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进行。近几十年来，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一些从事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歌词的领域，逐渐开始了一些拓荒性的工作。庄据华是最早以系统的眼光对歌词进行理论观照的学者，根据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文学课程的讲义，2006 年整理出版了《音乐文学概论》一书。^① 其中包含有她对音乐文学概念、范畴、学科的界定，对歌词的产生、与诗的关系、特征的论述，对歌词题材、形象、节奏、音韵、语言修辞等的考察。之后，一些歌词理论的著作相继问世。何以的论文集《歌词美学风韵》从美学上对歌词的发展轨迹、艺术成色、良莠分野、词家风格、欣赏品评等方面进行论述。^② 许自强的专著《歌词创作美学》立足于歌词的创作论，从美学上对歌词的审美特征——如情志美、意象美、意境美、理趣美、语言美、风格美等——予以提炼，并对其审美效应进行阐述。^③ 魏德泮的专著《歌词美学》从哲学、意象、创造力、真新深的艺术标准、流行等方面对歌词的美学特征

① 庄据华：《音乐文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何以：《歌词美学风韵》，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许自强：《歌词创作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进行论述。^① 苗菁的专著《现代歌词文体学》立足于歌词的独特性,从文体学角度对歌词的构思、建构方式和体式等内容进行概括和论述。^② 陆正兰的专著《歌词学》从建立歌词学学科的目标出发,从文体学和文化学两大板块建构其体系,上篇包含诗词关系、语言技巧、结构原则、音乐性形式、门类划分等内容,下篇主要考察歌词的流传和接受环节,涉及相关文化理论、流传特殊性、流传方式、流传机构、主体性建构、受众接受等问题。^③ 以上便是目前可见的几本重要的歌词理论研究著作,它们立足于歌词文本,主要从歌词的语言形式、文学特征、音乐特点等歌词文体学的方面进行探讨,同时也有在歌词的音乐文化属性方面比较具体的研究。这些论著与本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参考。不过,尽管它们也是歌词理论研究,但都不是在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场域中对歌词的特定研究。

此外,也有不少创作论、专题研究、歌词史写作等方面的成果。创作论如毛翰的《歌词创作的原理和方法》、胡杰的《歌词创作论》、曾宪瑞主编的《中国词海论丛》、乔羽的《乔羽文集》(文章卷)、张黎的《歌诗之路》等。这方面的成果虽然不乏洞察的闪光,有一些触及歌词的本质,但总的来说是偏于片断化、零碎化的感悟,实践的经验大于理论的提炼。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有对歌词某一具体形式、内容特征,个别内部、外部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的,有对某一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欣赏、分析和阐释的,有对某一具体区域、时段、类型、环节、领域、现象等进行“歌词史”研究的,代表性的成果有: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中的“流行歌曲与社会心理”章节、陆正兰的系列论文《论体裁指称距离——以歌词为例》《当代歌词的叙述转向与新伦理建构》、傅宗洪的论文集《现代诗歌与歌词论》、朱耀伟的《香港流行歌词研究》、杜文靖的《台湾歌谣歌词呈现的台湾意识》、刘树春的《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魏德泮的《乔羽论》等。这些成果体现了歌词研究领域的基本水平,其学理性和深刻性都毋庸置疑,但是从本书研究的角度看,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歌词史的研究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个别方面的理论探讨虽在本书研究

① 魏德泮:《歌词美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苗菁:《现代歌词文体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陆正兰:《歌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的大方向之内,但从诗乐关系的视角还少有专门、系统的涉及。而歌词史写作方面的情况足以反映整个歌词研究领域的薄弱。这方面本该是建立歌词学学科的几个基础性工作之一,尽管目前也有根据各自史学观念和时段选择的歌词史问世,如晨枫的《中国当代歌词史》、陈煜斓的《现代音乐文学导论》、苗菁的《中国现代歌词流变概观》、刘以光的《中国歌词简史》等,但是近现代歌词史和当代歌词史的完备性和统一性问题尚未解决,而个人化的写作方式难免对歌词史信度、深度、广度等方面产生影响,使其质量参差不齐。这方面的成果是从事歌词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也可作为本书的重要参考,但很明显与本书尚无直接关系。

以上从歌词研究方面进行的归纳表明,目前学界虽有歌词研究包括歌词的理论研究,但少见从诗乐关系的视角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著述。

如果撇开歌词不论,单纯从诗乐关系方面的研究来看,可谓历史悠久、积淀丰厚、话题古老、毫不新鲜。从大的类型来说,有从理论上探讨诗乐总的关系的论著,有具体探讨国外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论著,有探讨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论著,有探讨民间、民族的音乐与诗歌关系的论著,等等,这些书都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参考和材料基础。特别是古今中外有关诗乐关系的大量理论研究,如散见于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丽莎的《论音乐的特殊性》、苏珊·朗格的《情感的形式》、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T.S.艾略特的《艾略特诗学论文集》、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等美学家、文学批评家、音乐学家的相关论述,为本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而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杨荫浏的《语言与音乐》、任半塘的《唐声诗》、吴湘洲的《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也从方法上给予本书重要借鉴。当然,这些研究因为很多距离本书的研究对象较远,不可能完全涉及本书的理论问题。

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关系的研究最贴近本书论题。但是,在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分离的大背景之下,长期以来受到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意识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系统的成果出现。当然就局部而言,研究成果尚有一些,内容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对诗歌与歌词区别的探讨。在诗乐分离的现代语境下，诗歌与歌词的区别在事实上变得很明显。无论在诗歌界还是歌词界、创作界还是理论界，尽管也注意到诗歌与歌词历史上的紧密联系，意识到诗歌与歌词在当今应该具有紧密联系，但是面对“把歌词当诗写”还是“当歌写”这样的现实问题，理性的思考之后还是着重探讨诗歌与歌词的分离及文体差别。乔羽作为歌词创作界的代表反映了这种倾向，他“把歌词称为音乐文学，以区别于诗，区别于一般文学形式”，他强调“歌词别有天地，我们必须在‘别’字上做出新的文章”。^① 学者吴思敬在《歌词与诗歌的审美差异》一文中，指出歌词与现代诗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个人化程度、受众大小、具体表现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② 学者陆正兰在《从传达方式看现代歌词与诗的差异》一文中，从传送与接受角度指出歌词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就符号的生产来看，歌词的抒情主体和客体是出场式的，而诗却经常‘逃避个性’；歌词的阐释语境造成强烈的褒义倾斜，而诗有很强的反讽性；歌词的接受期待‘完整性’是有乐曲规定的，诗的完整性靠阅读建构；歌词的声音品质使它易于潜入无意识，而诗只能靠语言修辞模仿无意识。”^③ 类似的论述还有章枚的《歌词必须是一首好的“诗”吗》、林夕的《一场误会——关于歌词与诗的隔膜》、骆蔓的《论诗学范畴中歌词与诗艺术策略的差异》等文章。这些论述越过单纯的歌词范围，拓展了研究视野，把诗歌与歌词并置，以差异性的比较方法强化了对歌词特征的认识。但是这种视野的拓展仍然不够，在与音乐关系的方面（包含歌词与音乐的关系、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被遮蔽；同时差异性的比较方法也有局限，诗歌与歌词相同、相似、相通的一面没有揭示出来，诗歌、歌词与音乐之间的互动碰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结合的丰富事实被遮蔽。

二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疏离与音乐关系的批评，同时包括对中国现代诗歌与音乐再度结合的呼唤。前者如对新诗“无体”“废韵”“不能上口”的批评，后者如对新诗“音乐化传播”、对新诗“与歌曲、歌词创作融合”的倡导。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对现代诗歌问题的洞察和良好发展的展望，虽对问

① 乔羽：《〈歌词创作美学〉序言》，《乔羽文集·文章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 吴思敬：《歌词与诗歌的审美差异》，《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陆正兰：《从传达方式看现代歌词与诗的差异》，《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